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2年5月6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组版:张磊

雨中即景

◎章铜胜

女儿为我们家建了一个群,三个人的群,应该是最小的群了,没有群规,也不需要群规。我们通常在午饭后,或是晚饭后聊上一会儿,其余时间都是各忙各的。有时聊得很热烈,有时聊上三言两语,互通个讯息之后,群里就悄无声息了。想女儿的时候,会翻出之前的聊天记录,看一会儿,或是看看上传的图片,图片有女儿的小照,也有她拍的风景,看着也觉得很有意思。

前天,我们聊天时,外面正下着雨,我随手拍了一张窗外的图片,图片是雨中的树林,满目的新绿。图片是静态的,水气淋漓,绿意盎然;而我眼前的雨景却是动态的,伴着雨的潮润气息和植物清新好闻的味道。窗前,有风夹着雨丝的凉意,点点地打到脸上和裸露的肌肤上,感觉分外舒服。从屋檐流下的水,成股,而窗外的雨,却在眼前织成重重帘幕,是或粗或细、或斜或直的雨线,密密地、不知疲倦地织着。女儿看到这张图片后,沉默了一会儿,说,她所在的城市好久没有下雨了。我知道,即使是在春天,北方的一些城市也难得下一场雨。那张图片,可能让她想起家乡连绵的春雨了,也可能她会因此而生出如雨丝般细密的乡思了。妻赶忙岔开话题,聊起其他开心的事情。但雨天的雨,却在我的心中定格,成为记忆中的一些细节、一种风景。

聊完后,我又站到窗前,隔着一层雨幕,看不远处的山。此时,我无意远山,而山却刻意离我远了一些,仿佛是躲着我的。雨中的山,山色有些模糊,而山的轮廓和蜿蜒的走势,却愈加分明。在我的眼里,青山因雨的迷蒙,有了几分神秘的色彩,只是远远地看着,便让人心生无限的向往。烟雨绕山,是一种惬意,而山行烟雨,则含着一份情,都是那样耐看。其实在雨中,我一直都喜欢站在窗前看雨、看山的,边看边想,就能独自消磨很长一段时间。雨中的山,是一道连绵变幻的风景,不只是在今天,也不只是在春天,当然也不只是我会喜欢。

暮春时,路边正在开着一丛丛的芍药花,而在雨里,长长的芍药花茎弯下了腰,花朵收敛着垂了下来,依然是红的,粉白的,已经无意,也无力再争几分春色了。我家阳台上的月季,花朵开得很大,不知道是不是养分太过充足的原因。花开得大,就受了花朵硕大的累,虽然不至于弯腰,但花朵已经在雨中勾下了头,花瓣上挂着均匀细密的雨滴,一朵花便难承其重了,显得有些累。木香花开得小一些,状态也要好一点。一些单瓣的小花,在雨中,依然挺立着,花瓣上的雨珠,更添了木香花的几分妩媚。暮春的雨中,一些花低下了头,雨珠从花瓣的边缘滴落下来,昨日骄傲的花,便有几朵陨落。而雨后,那些花掉落身上的雨珠,重又仰起脸来,笑靥如初。雨中,一些风景呈现,会给我们留下某些印象,或是一闪而过,了无印迹。那些曾经呈现的,也会在雨后消失不见,从此我们便彼此相忘,就像不曾来过一样。

雨后,沿着河边散步的时候,看见许多蜗牛爬到路上来了。那条路,我常走,从来不曾发现附近有这么多蜗牛,我轻轻地落脚,慢慢地走过那条路,怕踩到了那些蜗牛,它们爬到路上来多么不容易啊。而在不远的路上,有一只土黄与灰褐色相间的蜘蛛,正从路上跳过去,它们的跳跃,看似笨拙,实则是轻松的。蜘蛛平常并不多见,尤其是在白天,而因为一场雨,它们跳到我们眼前来了。

雨落在湖面上,像有什么东西从湖面上跑过,留下深不一的脚印。这样的联想,源于爷爷常说的一句话,雨脚有深浅。彼时并不理解,现在会在雨中联想到,但依然似懂非懂。可已经觉得很形象了。荷叶很小,雨珠落在上面,瞬间便不见了。即使是一片很大的荷叶,也难以承载纷纷而落的雨珠,荷叶上的雨珠会滚落到荷塘里。雨打在芭蕉上,声声入耳,我们却很难看见芭蕉叶上的一点雨痕,就像是喜欢的雨中风景,有时也是不可靠的。雨中的风景,是即时的,也是需要留心感受,她是灵动的某些瞬间。

夏有夏的恢弘,秋有秋的骨感,犹如美人只是变换四季的装束,本质清丽的卓玛雍措在各个季节应该各有风姿。水落而木出,卓玛雍措的泥地上静卧着多段树木,这些树木在春夏之际都浸泡水中,黧黑而朽腐,此时或直刺苍穹,或俯首大地,姿态各异,却又是化腐朽为神奇,点缀其间,如鬓间美丽头饰,让卓玛雍措更有韵致。湖底有泉眼,涌流不绝,一串串葡萄大小的水珠不停冒出,诱惑了游鱼,浅嗅轻呷,其情其景,妙不可言。几只野鸭静静地浮在水面,慵懒地享受着秋日暖阳。也许是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惊扰了它们,它们呼地一下飞了起来,贴着湖水优雅地滑翔,羽翅在湖面划出一道道美丽的水线,平静的湖面一下生动起来。

——《山行》

风衣飘飘

◎黄孝纪

湘潭的秋天似乎比我的家乡湘南山区要冷很多,风尤其大,这其中的缘故,我那时认为是因了宽阔的湘江就从我们湖南省建筑学校旁边经过。

在学校过完第一个国庆节,气候微凉。校园在这时,突然盛行了一种时尚:长头发,尖嘴高跟鞋,风衣飘飘。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那个时节很多所谓“天之骄子”男生们的典型装束。我也暗暗羡慕着班上这班同学的同学们。

可是,这样的行头对于18岁的我却不易成为现实。那时,我的父亲已经74岁,母亲56岁,家里只有三姐还没有出嫁。在湘南偏远农村的这样的家境,我当然没有丝毫能够奢侈的理由。我在学校每月的开销,全凭家里每月一次汇来的数十元不等的汇款单。而这些汇款,或者是我父亲卖农作物换来的,或者是我三姐从广东打工寄来的,或者是我母亲从别人家借来的。

我的头发是越来越长了,已经罩住了两耳,甚至搭在了肩膀上,但尖嘴皮鞋和灰白风衣,却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。不过,我依然不时幻想着实现这个梦想的时刻,而且,心情似乎更为迫切。

有一天中午午休,同宿舍的一个同学脱下尖嘴皮鞋坐在走廊上晒太阳,我试着穿了一下他的尖嘴皮鞋,顿时感觉人也高了很多,仿佛一下子脱胎换骨了,土气全无,洋气十足。这更坚定了我所拥有的欲望,尽管他的皮鞋于我有些窄小,穿在我的脚上也颇为不适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攒和反复盘算,我最终决定豁出去,买一双皮鞋和一件风衣。学校旁边就有一个国营商店,我已经有意无意去看过多次那里的皮鞋,当我从口袋里摸出有余钱的钞票递给售货员时,我立马就拿到了心仪许久的尖嘴皮鞋。回到宿舍,我像做贼似地,把松紧鞋鞋带,悄悄穿上了新皮鞋。而走路时,皮鞋发出的夸张的“笃笃”声,马上宣告了班上又多了一个正在丢脸生气的男生。

而风衣,却要跑到距离学校较远的市区商店购买。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天,一个穿风衣的同学陪我去逛街。我们走了好几家商店,里面各种大同小异的灰白风衣,引发我阵阵欣喜。可是看看价钱,又立马令我失望。我走走停停,最终在一家商店,看到有一款风衣,价格在我的预算之内,只是衣领有点显小,我还是满心喜欢。不过,我还是不舍得失去我口袋里的二、三十元钞票,因为那是我的亲人走30多里小路到镇上邮局从数百公里外的湘南山区汇过来的。

我沉重地离开了这家商店,和同学一路往学校走,然而那件风衣的影子却始终无法摆脱,让我几回止步欲返。回到学校后,我毅然独自重新走到了市区,毫不犹豫买下了这件风衣。

穿上皮鞋,穿上风衣,我却没有了兴奋。相反,我的心头仿佛压了一块石头。而且,我的风衣也似乎有些小,当我把扣子扣好,明显感到腰部有些紧了。有一天,一个同学不假思索地说,你这件风衣不是女式的,让我更加高兴不起来。我悄悄地把风衣脱了,收藏了起来。

我的生活也开始陷入了窘境,不但老乡间的聚餐我要设法躲避,我自己的生活费也要向同学借了。没有办法,我只得写了一封信给家里,大意是说有紧急的事情,希望能尽快给我寄六十元生活费来。我于是开始日日计算着这封信要何时才到家,何时我才能收到汇款单。

秋雨是一天浓了,校园里的树木也纷纷落下黄叶。一天上午,我正在上课,教室的门突然推开了,探进来两张面孔,而且在叫唤着我的名字。我一看,竟然是我的大姐和三姐。我走出了教室,大姐从满是雨点的衣服下面掏出一个卷成一圈的小薄膜袋,拿出六张十元的钞票给我,说妈妈收到我的信后很着急,担心汇款怕耽搁了我用钱的时间,就赶紧从村里贷款了这笔钱,让三姐坐火车给我送来,又担心三姐的安全,就要大姐也一起来到了湘潭,我的学校。三姐笑着说,我们学校真大,很漂亮。然后,大姐和三姐说了声我们走了,就走出了教学楼,融入了潇潇的秋雨里。我的眼泪立马就流了下来,无法止住。

放假的时候,我把风衣带回了家,送给三姐穿。三姐穿上后,很合身,很开心。之后,我再也没有买过风衣,一直到如今。



乐享假期 宁文武 摄

雪花

XUEHUA

【第2439期】

山行

◎谢臣仁

随着他的指点,我们看到湖的另一侧有一些人工的建筑。在这山野之间一下露出人工的痕迹,让人一下有点突兀。

凉亭的屋顶终不敌风雨侵蚀,有几处破败,与那些饱经沧桑而容颜不改的自然景物,人工雕饰终是渺小的。

山行水合,一片沙滩铺展眼前,大大小小的卵石铺陈其间,其中不凡精美者,吸引着我们的眼球,但没人俯身捡拾,因为大家知道,这是属于卓玛雍措的,属于大自然的。

沙滩上留下几道浅槽,银光烁眼。富含钙质的溪流沿着密林冲刷沉淀为乳白色的钙华,形成道道银坡,钙华莹莹熠熠,流水翠华如银。

涓涓细流弹奏出的空山鸟语,让人感受到卓玛雍措的灵动与生机,让人领略到这一方圣地留给人的神秘与久远。

沙滩上,一个壮实的汉子在专注地摄影,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片白桦林。

那是怎样一片白桦林啊!洁白的白桦树,站立在我们眼前,披一身雪粉,好似银子镶嵌;挂着白雪一串串,毛茸茸的枝条,白缨缨一片,在一片绿叶红枫间添了一匹白练,没有生硬的造作,却恰是神来之笔,让整个树林一下更加丰富,更加生动。

整个树林如着一片纱衣,飘飘渺渺,在这轻曼的世界里,凡俗的人们重新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居所。

真想就在水墨丹青里脉脉等候,等候一种目光穿越红尘桑田,轻轻滑过我颤栗的靈魂。

真想给自己一段老时光,独坐在绿苔滋长的石下,泡一壶闲茶。不去管,那南飞燕子,何日可以返家;不去问,那一叶小舟,放逐海角天涯;不去想,那些飞散岁月,到底多少是真是假。

如果可以,我只想做个卓玛雍措湖畔的一棵草,一株草,一朵花,守着寂寞的年华,在老去的渡口,和某个归人,一起静看日落霞霞。

想象着,在落满枫红的小径上,与十指相扣,不求地老天荒,只求莫失莫忘。

想象着,在每一个多彩的季,沿思念的脉络疯长,挽一个斑斓的梦,与自然对话,与风月相依,用心倾听清晨的鸟语,凝眸黄昏的夕阳,不急不缓,且吟且唱。

五

摄影的汉子叫扎西,雅江县乃至甘孜州都是很有名的摄影家。很有缘,他夫人与我们是老乡,说起话来就亲近了许多。

扎西告诉我,他每年都要来卓玛雍措摄影。翻看着他的作品,一枚落叶俏红,一径青苔披绿,一匹阳光泛辉,一溪清流吟唱,在他专业的记录下,悠远了一个四季的诗意。

扎西为我们讲解了有关卓玛雍措的民间故事。有故事、有风景、有风情,卓玛雍措如一曲缠绵万古的弦音,缠绕在雾岚里,裹住了我潮湿的心。

扎西告诉我们,几年前甘孜州就编制了卓玛雍措的开发方案,随着两河口水电站的